衛人伐邢

左傳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于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霸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按雨乃偶然天豈助虐甚矣甯莊子之逢君而左氏之好誣也　按邢舍狄怨而從狄伐衛衛舍狄怨而專伐邢邢或被脅衛則肆忿也其惡大矣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作公會楚始與夏盟

上　按齊楚力敵齊義方著楚少懦焉故楚服而齊
霸晉楚力敵楚勢方張晉少懦焉故南北合成而晉
楚兩霸宋不強于魯衛而常有先諸侯之志前之襄
公後之王偃其轍一也襄公徒慕齊桓假借仁義之
迹而欲效之故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以為仁立孝
公以為義徒慕齊桓以不戰屈楚之迹而欲效之故
為鹿之盟以求諸侯而楚陽許之致而執之直以兒
戲視之耳偃之王政襄之王道也偃之射天襄之用

鄫子也

夏大旱

經書大旱二此年及宣七年秋孔氏曰春秋之例旱則修雩雩而得雨喜雩有應則書雩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　按郎顗謂魯僖遭旱脩政自勑時雨自降然攷于春秋初書不雨書雨已而書大旱公之晚政荒矣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

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于其會盂也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于其釋于薄也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于其伐鄭也曰所謂禍在此矣凡襄公之舉皆其所以敗也而子魚必有言其言也不違于道義而盡利害之情使襄公能聽其一猶及有所救柰之何其皆弗聽也則不待于泓之戰而知其必敗矣以子魚平日之言則知追其未畢濟而擊之未畢陳而擊之者非子魚之言也襄公猶恥以詐勝仁且知如子

簡書以申固鄰好之心乃受指于人伐國圍邑春秋所惡也故書以著其罪凡書伐國圍邑討得其罪桓公伐鄭圍新城是也討得其罪則諸侯遂圍許圍宋彭城同圍齊皆非譏也徒恃兵力則雖攻其內邑之背叛如圍棘圍費圍鄆圍郈春秋未嘗與之也 杜氏曰緡宋也高平昌邑縣東南有宋緡城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茲公作慈

左傳夏五月宋襄公卒傷于泓故也 魯不會故不

書葬

秋楚人伐陳

左傳秋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成得臣子玉也）遂取焦（今焦縣）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地皆陳也）城頓而還（頓國今汝陰南頓縣）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楚大夫薳呂臣）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音餘句絕）有幾

西山真氏曰此言有得有失有功當賞固也然令尹相職也豈賞功之官乎其後子玉

天將興之誰能廢之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子圉妻他日公享之公子賦河水逸詩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重耳敢不拜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附左傳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羈馬絡首紲馬繮從君巡于天

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無親疎也）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疎推恩以明義）昔周公弔（傷也）二叔（管叔蔡叔或云夏殷之叔世）之不咸（同也）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十六國皆文王子）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傳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　按諸家皆謂衛滅同姓故罪而生名之朱子謂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此不易之見也記曲禮曰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小戴禮多漢儒雜說援春秋三傳以立文耳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也頌于詩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以其從桓伐楚也其終也春秋書曰公子遂如楚乞師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下喬木而入幽谷其斯舉之謂乎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求龜反公作隗

杜氏曰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　左傳夔不祀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與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

楚使申叔侯戍穀以偪齊于是乎蒐于被廬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敬其始也被廬晉地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中軍帥趙衰曰

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上二句是此一語便錯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偃之尼也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荀林父中

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二語指桓文之用兵
而言乃春秋書法之斷也桓公曰伐楚則伐楚仗義
執言不由詭道文公則匿其機于伐楚而試其端于
救宋匿其機以救宋而出其不意于侵曹揚其聲于
伐衛而陰以致楚觀春秋所書而其譎宛然在目也
夫子蓋即其用兵而論之非為伯功之優劣言也其
罪則孟子知之矣曰春秋無義戰五伯三王之罪人
也明于五伯之功罪始可以言春秋區區起褒貶之

其免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晉欲戰而齊秦未可漢追項羽而信越不至此正事機不可忽也漢有張良計出捐梁楚地許信越兩人使各自為戰正晉使宋舍我而賂齊秦之意也于此見晉不惟能致楚而又能使齊秦齊秦自欲戰則吾事濟矣當時使不顧而遂戰而齊秦前却其事必敗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必不許齊秦齊秦自怒矣喜賂怒

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不因楚請以攜之離曹衛心于楚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所謂既戰而後圖之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正義有曰忿怒之深空腹不食直氣盈飽也今按素飽者言楚素資粮有餘耳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

知也　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　陳蔡屬右師失位故賤而不書

楚殺其大夫得臣（楚始書大夫）

左傳楚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及連穀而死（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連穀楚地）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

左傳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也且謀伐鄭也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即微者秦小子慭在蔡之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杜氏曰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

散緩受交于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于此矣　按雹雨氷也劉向曰盛陽雨水温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滞而氷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沸湯之在閉氣而湛于寒泉則為之氷則雪之消亦氷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

冬介葛盧來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双玉曰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公子瑕）子儀（瑕母弟）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見周歂死而懼）

公羊傳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時已得天子命還國于道路遇而殺之此非）此殺其大夫其

介人侵蕭

杜氏曰蕭宋附庸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傳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昌蒲菹）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足威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公子遂如京師（此聘周之始）遂如晉（此聘晉之始）

于郊後而望又越望而祭及河海凡魯之郊禘望皆非禮也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盡書之乎則不可勝書故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因事書之以垂鑒戒

秋七月

附左傳秋晉蒐于清原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作五軍以禦狄

趙衰為卿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為上下新軍二十七年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今始從原大夫為新軍帥

胡傳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虛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齊桓公攘夷狄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為狄所偪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列國衰微外域强盛衛侯不能自强于政治晉文無却四夷安諸夏之功皆見之矣

附左傳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

志荒矣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作接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左傳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杜氏曰不地者就狄廬帳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傳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曲沃有舊宮焉出絳柩

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合手曰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在宏農澠池縣西）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陵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陵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必死是間（以其深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矣告于鄭下有脫句蓋杞子本約潛師以來已為內應故束載厲兵秣馬以待者謂杞子之徒待秦師也弦高使遽告于鄭鄭始知其事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以待矣乃使皇武子辭焉曰云云三子知事露故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也杜氏此等處殊憒憒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粮也餼生曰餼牽牛羊豕可牽行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原圃具囿皆囿名吾子取其麋鹿以閒音閒敝邑若何使秦戍自取麋鹿以為行資敝邑得閒暇滎陽中年縣西有圃田澤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秦下公羊無師字

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傳車興姜戎調發子文公未葬故稱子墨衰絰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

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茅絶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亦未有軍行　按狄為列國患甚矣移邀秦之師為撻伐之武使匹馬隻輪無反者可也乃十人而九得志僅此一敗其師獲白狄子在晉為雋功而春秋不貴也故書晉人敗狄于箕　杜氏曰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郤缺稱人者未為卿

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敎子上

乾隆御覽之寶